

解 读 靖 江 宝 卷

揭皇榜降魔伏怪  
裕缘僧讨封显圣

狼山大圣伏三怪，安定中原声四海。  
风调雨顺民安乐，江淮大地富收成。

# 解读靖江宝卷

【靖江活宝卷文库】 黄靖 著

老  
狼

水  
怪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解 读 靖 江 宝 卷



# 解读靖江宝卷

【靖江活宝卷文库】 黄靖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解读靖江宝卷/黄靖著. —南京:江苏人民出版社,  
2015. 11  
ISBN 978-7-214-16793-4  
I. ①解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宝卷(文学)—靖江市—青少年读物 IV. ①I207.62-49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46030 号

封面题签 陈绕天

插图 蒋宇

书 名 解读靖江宝卷

---

著 者 黄 靖

责任编辑 王保顶

装帧设计 刘亭亭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邮编: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pph.com>  
<http://jsrmcbs.tmall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8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17 插页 3

字 数 315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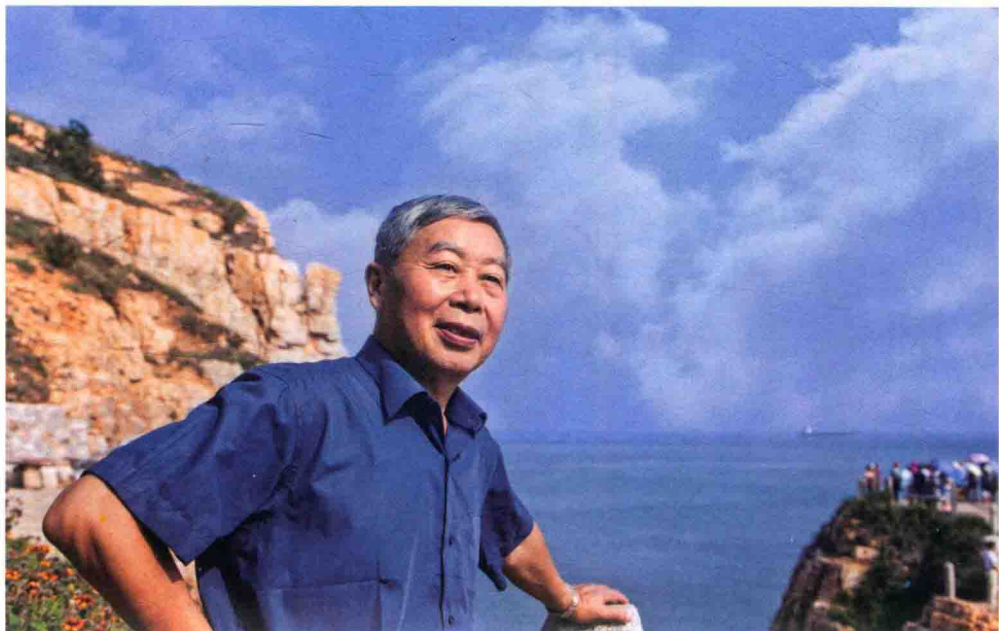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16793-4

定 价 36.00元

---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

## 作者简介

黄靖,1949年5月出生于江苏靖江。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泰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、靖江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、靖江宝卷研究会秘书长。

1968年3月入伍,随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十师转战祖国的大西南、大西北,先后参加过成昆、襄渝、青藏等大动脉的建设。1983年1月转业。1985年7月毕业于江苏省委党校理论部,大专学历。长期从事军队和地方的宣传文化工作,曾任中共靖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靖江市文联主席。坚持业余写作,已出版散文随笔集《山的况味》《铁色年华》《遥望昆仑》。

2004年2月“赋闲”,致力于挖掘、弘扬宝卷文化。参与编辑《中国靖江宝卷》《靖江宝卷研究文献资料》(第一辑),2009年在《靖江日报》开设《讲〈讲经〉》专栏。2011年应邀在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开设“宝卷知识讲座”。著有研究解读靖江宝卷的专著《宝卷笔记》《宝卷民俗》《善化人生》。《宝卷民俗》获评“2013年度古吴轩出版社十本好书”。

# 目 录

十年草根路	
——自序《解读靖江宝卷》	1
<b>第一章 历史源流</b>	9
一、大唐遗韵	9
二、千年流变	15
三、结缘靖江	18
四、古风犹存	25
<b>第二章 活态要素</b>	28
一、做会：寻常百姓的仪式生活	28
二、讲经：民间艺人的精彩宣演	44
三、宝卷：靖江人的人生教科书	61
<b>第三章 草根品格</b>	87
一、口传性	87
二、集体性	90
三、变异性	92
四、传承性	99
五、仪式性	101
<b>第四章 艺术特征</b>	121
一、理念伦理化	121
二、语言本土化	124

三、人物类型化	128
四、结构序时化	131
五、叙事套路化	133
六、场景民俗化	137
七、时空多维化	140
八、想像神魔化	141
<b>第五章 社会功能</b>	<b>145</b>
一、承载信仰	145
二、劝善化俗	175
三、寓教于乐	187
<b>第六章 人文价值</b>	<b>202</b>
一、民间教化	202
二、风俗史话	206
三、方言宝典	210
<b>第七章 流转变异</b>	<b>218</b>
一、变异的内容	219
二、变异的动因	232
三、变异的效应	237
<b>第八章 自觉坚守</b>	<b>243</b>
一、抢救保护	243
二、调查研究	252
三、共同坚守	257
<b>主要参考书目</b>	<b>265</b>
<b>后记</b>	<b>268</b>

## 十年草根路

——自序《解读靖江宝卷》

### 1

这么些年，校阅新著也不是一回两回，早已习以为常，波澜不惊。这回不知怎么了，面对《解读靖江宝卷》校样，久久地深情凝视，心潮起伏，眼盈热泪……

又是一度春风至，白发悄然添几许。十年，整整十个春秋寒暑，所有的追求和付出都凝结成这一行行铅字。

十年前的2004年2月19日，笔者退居“二线”（雅称“赋闲”）。在职不在岗，免去领导职务，成为闲散之人。久居“清水衙门”，无权无势，在不在职，落差无几。世态炎凉，也早已见怪不怪。只是辛辛苦苦、忙忙碌碌几十年，猛不伶仃闲而无事，耳边无电话聒噪，案头无山积之文，既不受命于人，也不指使他人，茫茫然无所适从……

经短暂的失落、迷茫，迅速自我调适，重新确立人生的方向、道路。

路在何方？路在“笔下”。立马全身心地投入写作，继续我的“作家梦”。2004年6月，应编辑出版《靖江印象》之需，自告奋勇地以宝卷为题材，写了题为“乳汁”的散文。也许命中注定，这篇解读宝卷的处女作，犹如神仙点化，令笔者顿悟，不由自主地走上一条重塑自我的道路：草根之路，即站在草民的立场上，用草根方法解读、研究靖江宝卷。

一位曾经的领导干部，张口“草民”，闭口“草根”，似有“矫情”、“作秀”，甚至“牢骚”、“怪话”之嫌。倘不是十年如一日潜心研究靖江宝卷，或许是这样。但宝卷乃草根文化，是生活在底层的草民创造、传承的俗文化样式，想深入其中，得其精髓，还非得来一个彻头彻尾、彻里彻外的“草根化”。

### 2

所谓“草根化”，根本在立场。虽然我出身寒门，本是草根，虽然我“铅华”退尽，回归本色，自自然然地融入如海的市民之中。以至于在公园“看箩头”，常有“老头”邀我入局：“老老，我有事，你来，你来。”然而，当我回到书房，研读宝卷，发

现“平民化”固然可嘉，但想叩开宝卷之门，还得进一步解决“语言”、“情感”、“方法”三大问题。

先说语言，这是解读研究宝卷的前提。

靖江宝卷是生活在底层的百姓编创、宣演、欣赏的民间口头文学，土得掉渣的方言俚语是其铺叙情节、塑造人物的基本材料。自古以来，哪些饱读诗书的文人、官僚，无不因其“土”而不屑一顾。清光绪年间，靖江知县叶滋森就曾鄙夷地斥之为“俚歌村语，杂凑成词”，必欲禁之而后快。今天的人们，尤其是自牙牙学语便讲普通话的年轻人，因听不懂、听不惯俗语土语，对于用纯正的靖江老岸话讲唱的宝卷，自觉不自觉地由隔膜，而冷落，而疏远，而排斥，何谈亲近、热爱、认同传承？同时，有些原本喜爱宝卷的中老年人，比如鄙人，因喝了点墨水，往往用“精英文化”的审美情趣审视宝卷，对方言口语产生误判、误读。校阅《中国靖江宝卷》时，笔者就曾嫌“勒”字太多而大加“杀伐”。殊不知作为语气助词的“勒”，口头表达有多种用途，不分青红皂白地胡砍乱删，会有损宝卷口语化特色和乡土气息。靖江宝卷宣演时保留了许多消失已久的古方言发音，文本储藏了大量俗语、民歌、民谣、民间故事，堪称“靖江方言宝典”，无论谁，有志于抢救、保护靖江宝卷，留住靖江人的文化个性、文化基因，必须热爱、精通并善于运用、领悟靖江方言。

次说情感，这是解读研究宝卷的关键。

宝卷演释了许多爱恨情仇的故事，有些非得站在贫民、弱者的立场才能体悟。比如《和合记》中的卢尧，他富甲一方却与百多名叫化子结为兄弟。马力落难轻生，他非亲非故，不是亲人胜似亲人，将其接到家中，送金银、衣服以及心爱的龙驹宝马……一个寻常富豪，仅仅因为救助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后来有大功于朝廷，皇上封他为“九千岁”！显然，这个“九千岁”不是皇上封的，而是底层的老百姓给封的。他们一个个家徒四壁，穷得像叫化子，希望像卢尧这样的豪门大户人格上充分尊重，与其情同手足，危难之时慷慨相助……这种典型的平民心态，更多地表现为对善恶的爱憎。从宣演者到欣赏者，无不对苦难中的贤人寄予无限的同情，因其悲而悲，因其喜而喜；而对那些大奸大恶之徒，则大加鞭挞，因其奸而憎，因其恶而恨，必惩以“恶报”。往往是单给一刀身首异处不解恨，非得将奸贼拖至被害忠良的坟前跪下，活生生地在头顶上钻洞灌水银，拿起来一筑，活脱壳，皮是皮肉是肉，“皮剥下来存稻草，把肉熬油点天灯。五脏六腑撮到城头上，百鸟衔去当点心”（《香莲帕》）。如此极端之“报”，将草民百姓鲜明而强烈的爱憎演释得酣畅淋漓。

再说方法，这是解读研究宝卷的“工具”。

这是个既具体又抽象的问题。说它具体，是因为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思想方法和价值尺度评价美丑、判断善恶，并由此形成一定的思维定势。说它抽象，每个人既是“这一个”，又是“这一群”。换言之，有着同样的生产、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的

人们,属于一定地域的一定族群。他们为人处事的方式陈陈相袭为一定的行为范式和心理观念,大都习惯于如何想如何做,有些惯制只可意会,不可言传。从靖江宝卷透露的信息看,草民百姓的思想方法,大致表现在三方面:一是直观。所谓“耳听为虚,眼见为实”。宝卷大行其道的晚清年间,自鸣钟从欧洲传入中国。赏玩此物,意味高贵、富有、闲适。有此直观印象,不管三七二十一,自汉唐至明清,但凡富豪权贵,高厅的陈设都少不了自鸣钟,且必定与画眉相匹配。“厅前上挂画眉笼,香几台上自鸣钟。画眉笼中能言语,自鸣钟上报时辰。”(《五女兴唐》)二是类比。乡间土豪的门前,无不“张口狮子竖头匾”、“草积堆到九霄云”。于是,形容某家豪富,非得如此这般描述,因此形成套化叙事的表现手法。大到人物命运、故事结构,小到具体情景、细节,其叙述的语言、套路常常是一个模式。究其实,在漫长而滞缓的农耕时代,没有比农民的生活更简单刻板了。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穷是一样的穷,苦是一样的苦,连农时、庄稼、收成都大同小异。正是这刻板而简单的生产生活方式,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是那样的朴素、简明,直来直去,同义反复。三是功利。靖江人大多是泛神论者,对神仙菩萨常常取“功利主义”的态度。凡佛神、道神、鬼神、俗神,只要能满足祈福禳灾的心意,都信,都敬。为此,还标新立异地为三茅真君、泗洲大圣等十几位“实权派”神灵编造了有别于佛道经典的凡间身世及得道成圣的本生故事,世代传唱,以祈庇佑。最有趣的是,靖江人会讲经,犹如大宴宾客,一神为主,诸神同赴,三代宗亲,一厢作陪。经堂里焚香点烛,供奉丰盛、科仪庄严,斋主面色凝重,诚惶诚恐地虔诚跪拜……不由得令人想起社会潜规则,求人办事、办大事,无论事先、事后,都得盛宴酬宾。受功利的驱使,名为礼敬神明,实为“请客、疏通、贿赂”。

可见,“草根立场”并非虚言。不管是位高权重的当政者,还是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,不精通靖江方言、不怀有平民心态,不掌握草民方法,便很难与宝卷这一草根文化达成心灵的默契。

### 3

十年草根路,笔者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。如同宝卷里贤人修行,一分修为一分功力,日积月累,方有所悟。我非学人,决不猪鼻子插大葱——假充大象,盲目地走“学院之路”,像学者那样做学术考证。而是坚守本真,扬长避短,充分发挥自己土生土长、熟悉方言民俗、与信众和艺人零距离的优势,脚踏故土家园,彰显个性特征,孜孜以求“本真性”、“学术性”、“文学性”、“知识性”。

#### 1. 本真性

率真是靖江宝卷的基本特征。它虽然表现为民间口头文学的形态,但对生活的反映并不刻意典型化,而是原生态植入或借鉴,从口语化表达达到民俗化场景,以

及对人物肖像、性格、心理的描摹，均保持乡土社会鲜活而淳厚的气息。因而，与其说它是文学的，不如说它是生活的。它其实是明清年间靖江社会生活的展现。注意！是“生动展现”，不是“艺术再现”。不管是欣赏者，还是研究者，面对如此粗陋质朴的文化样式，首要的是尊重它本真的品质，不可轻易地删削改动，对此笔者教训深刻。编辑《中国靖江宝卷》时，按作家文学的眼光审视宝卷，粗暴地删除了一些“重复”、“絮叨”的叙述。殊不知，反反复复、絮絮叨叨，甚至“颠三倒四”，正是口头文化的真品性。删繁就简虽不伤筋动骨，却也伤及“灵性”。每每想起，追悔莫及。以此为鉴，尔后的研究写作便十二分谨慎，凡引用原文，尽可能原汁原味，不轻易改写。因为，改写的文字虽简洁、典雅，但“土腥味”寡淡。《宝卷民俗》因大量引用原文，“胖”是“胖”了点，但“胖”得“结实”，“胖”得“本真”，“胖”得可爱。这么些年，在写作“守真”的同时，田野调查“求真”。凡深入经堂作个案调查，实行全过程跟踪、全过程实录，力求凸现“现场感”。虽比不上学者那样科学严谨，恰也竭尽全力为后世留住“真”讲经。

## 2. 学术性

自上世纪80年代北大教授段宝林发现靖江宝卷，誉其为中国民俗民间文化“活化石”，中外学者纷纷来靖考察。扬州大学车锡伦教授更是倾心而为，多次深入民间作田野调查，先后写出《江苏靖江的做会讲经》、《江苏靖江做会讲经的“醮殿仪式”》、《江苏靖江做会讲经的“破血湖”仪式》等调查报告，对靖江做会讲经作了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。2008年9月，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陆永峰与车先生合作，出版专著《靖江宝卷研究》，将靖江宝卷的研究推向新高度。

每一位专家、学者都如同一座山峰耸立在笔者面前，高山仰止，心存敬意。自大不可能，自悲不可取。作为土生土长的草根学人，惟有独辟蹊径，用心，用情，用爱，体悟、发现靖江宝卷的文化意蕴。对那些学术论著既不亦步亦趋，也不视而不见，而是认真研读，从中寻找打开宝卷之门的钥匙。虽不搞纯学术研究，但也力求在学术上有所发现、有所建树、有所突破。当然，这仅是一种追求、一种“梦想”，究竟多大程度成为现实，则不敢王婆卖瓜自卖自夸。所幸车锡伦先生2012年7月来信对拙著《宝卷笔记》给予充分肯定，“认为很有特色”，“有些真知灼见”，并特别强调，“我的调查有许多空白。你的大著正可填空，读过获益颇多”。

如果说《宝卷笔记》以散文随笔的形式承载学术，而《宝卷民俗》则自觉追求学术，其独创性有四：（1）将靖江宝卷置于民俗学视域观照，成为中国第一部研究宝卷民俗的专著；（2）参照当下靖江民俗，展示古代民风民俗，探寻社会变迁轨迹和民俗文化源流；（3）将信仰民俗作为全书的主体，充分阐释靖江人“三界一统”的信仰观念；（4）在深入分析宝卷民俗的同时，系统地挖掘整理“善恶观”、“伦理观”、“家庭观”、“婚姻观”、“人才观”、“修行观”、“绿林观”等以“善”为核心的人生观念。

### 3. 文学性

赋闲四月，得散文《乳汁》，虽为乘兴之作，却奠定了笔者为宝卷写作的风格和基调——文化散文。此乃写作经验使然。笔者的散文写作虽属“业余”水平，但舍其别无所长。同时，我的读者是靖江的父老乡亲，尤其是对宝卷缺乏认同的青少年，倘选择纯学术，以冷竣的语调，干巴巴地论述，乡亲们会拒之以千里之外。何况，那既非我之长，亦非我之责。我的职责，或者说我的写作定位，就是用散文随笔的方式，揭示宝卷的文化内涵和人文价值，以期唤起读者的共鸣。因而，笔者毅然决然地高扬“文学的旗帜”，以期吸引读者的眼球。对此，车锡伦先生亦予赞赏，“靖江人以散文的形式，向读者（特别是青少年）介绍靖江宝卷知识，他们会感到亲切，易于接受”。

与《宝卷笔记》不同，《宝卷民俗》学术味极浓，全书十章，涉及物质民俗、社会民俗、精神民俗、语言民俗等民俗学诸方面。但行文、表述则仍以清新、流畅的散文风格见长。这是文友陈永光的建议和忠告。他认为，《宝卷民俗》应具备双重品格，既是一部严谨缜密的学术专著，又是一部气势恢宏的大散文。限于笔力学养，笔者很难达此境界。只能尽力而为，在夹叙夹议，纵论古今民俗的同时，让字里行间浸透写作者的故土情怀和人文思考。

如果说前两本书勉力而为，系统解读靖江讲经的《善化人生》（泰州知识丛书）可谓受命而为。有关方面明确要求，“通过客观准确的文学叙述，力求全面、生动”地书写泰州。虽为“遵命之作”，恰也暗合笔者的文风，写作的“文学性”表现得更为自觉。行文自然运用散文语言，标题亦十分“活泼”、“抢眼”，颇有“文艺范”。

### 4. 知识性

不要说时下的年轻人，就是笃信做会讲经的中老年人，甚至某些佛头，对靖江宝卷文化也常常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。这对于抢救保护、传承发展极为不利。尤其是若干年后，倘若做会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，仅剩凝固的文本传世，人们无法知晓其活态传承的“真面目”，会因历史的局限，无法全面而深刻地把握其真谛。因而，对今人和后人传播宝卷文化知识便成了一项刻不容缓的历史责任。十年来，笔者所有的艰辛与付出，都是为了践行这一神圣的使命。《宝卷笔记》的写作，固然以此为宗旨。开卷第一篇便是“为讲经正名”。这是因为，由于受左的传统观念的影响，人们习惯于视靖江讲经为宗教信仰，甚至斥之为“封建迷信”。令其像烫山芋那样，喜欢而烫手，不得不“信”而远之，不敢亲近，更谈不上热忱地保护、研究。那篇文字，试图解开困扰人们多年的心结。讲经既不是宗教信仰，更不是封建迷信，而是具有宗教意味的民间信仰，是“一代代靖江人历史养成的心理观念的集中表现”，“表达的是对人生福、禄、寿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，演绎的是寻常百姓的喜怒哀乐、世俗情怀”。全书八十多篇散文随笔，通俗浅显地向广大读

者,尤其是青少年推广、普及宝卷文化知识,内容涉及宝卷的历史源流、民俗信仰、传承发展、文化价值、审美特征、抢救保护诸方面。为放大传播效应,成书前特于2009年在《靖江日报》开设《讲〈讲经〉》专栏。

为深入、广泛地挖掘宝卷文化知识,编辑出版《宝卷笔记》时,特邀著名佛头刘正坤搜集整理《靖江宝卷文化基本常识》,从“常用名词解释”、“常规科仪”、“特定科仪”等方面,将靖江宝卷基本知识进行系统而详尽地汇编。无论今人后人,不论其对靖江宝卷是熟悉还是陌生,凭此“常识”,均可登堂入室。

#### 4

十年艰辛不寻常。虽然领导、前辈、同道以及许多读者关怀备至、全力支持,但写作毕竟是“个体劳动”,具体的解读、研究工作谁也帮不了忙,全靠亲力亲为。从选题、构思、检索、起草、录入、修改到联系审稿、出版、插图、题签,直至校对、发行,一切的一切,事无巨细,均独力承担。我不会电脑打字,文稿全由手写,尔后用汉王笔录入,耗时比为1:2。十年近百万字,得费“三百万字”的功夫。这对于一个花甲之人,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。这算不了啥,无非是少“笃青儿”多“搬字儿”而已,此乃劳“力”而非劳“心”。

是的,解读、研究宝卷真正劳累的是“心”。

回顾十年的心路历程,归结为两个字:敬畏。

首先,敬畏学术理论。笔者长期从事军队和地方的宣传文化工作,起点学历相当于高二,最高学历大专,毕业于江苏省委党校理论部。文化基础薄弱,知识构成单一,可谓麻布袋绣花——底子差。起初出于对宝卷的钟情、痴迷,或者说怀着一种情愫写作,写得十分生涩,甚至痛苦。深感学识浅陋,痛下决心读书。从民间文学理论入手,逐步拓展至宗教、民俗、文化史诸领域。从零起步,开始了艰难的学术理论进军,个中的甘苦唯自知。特别是宗教学论著,从未猎涉,艰深晦涩,开头还真云里雾里的不着边际,硬着头皮读下去,逐渐开窍,步步深入。一个时期集中读一类学术著作,每有所得便敷衍成文,历时七年,积散文随笔八十余篇。2011年6月,三十万字的《宝卷笔记》问世。未等书稿杀青,便匆匆忙忙地将宝卷置于民俗学视域进行专题研究。陷自己于两难境地,既要遵循民俗学的理论原则,又不能按一般的民俗学著作谋篇布局、研究写作。所有的专家学者都是有了充分的理论准备才开始学术研究,而我是怀揣着课题,跌跌撞撞地摸进学术殿堂,寻求理论支撑和方法论指导。学术如山,非一朝一夕所能登顶,学术似河,非一篙一浆便可横渡。且一尺不通,万丈无功,哪怕是一个观点没弄懂,都会影响整体的研究水平。至于说达到当世之巅峰,更是可望而不可及。在严肃而高深的学术理论面前,唯有歉恭、严谨,切不可轻慢、浮躁。为此,我还摸索、总结出“十六字读书诀”:

“前沿阅读、系统阅读、经典阅读、成本阅读”。

其次，敬畏靖江宝卷。“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”。在研究靖江宝卷的过程中，我同时关注山西介休宝卷、甘肃河西宝卷以及江南宣卷。风格各异，各具特色。靖江宝卷卓尔不群，特立独行。它自成体系，有圣卷、草卷、科仪卷，信仰、教化、娱乐三大功能俱全。不像其他一些宝卷，要么突出娱乐、教化，淡化信仰，简约科仪；要么突出信仰、教化，淡化娱乐，科仪繁复。它历经沧桑，依然承袭“一人讲唱，众人和佛”的古原生态。而别的宝卷，有的不用铃具、木鱼、佛尺等道具，单调地干讲清唱，有的与苏州评弹趋同，引入伴奏、伴唱。它最大限度地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，大量原汁原味地植入民间习俗、风土人情，鲜明而生动地展示古代民间社会，这也是其他宝卷所无法比拟的。它看似粗陋，其实博大精深，融儒、释、道于一体，集宗教、哲学、民俗、道德、文学之大成，以其深厚的人文精神、纯朴的民风民俗、丰富的生产生活知识，陶冶一代又一代靖江人。它是一座品位极高的文化富矿，我仅在表层钻了几孔，放了几炮。面对它的伟大存在，我显得那样的浅薄、卑微，不敢妄言成就。

再次，敬畏草民百姓。自古以来，宝卷的编创者、宣演者和欣赏者都是生活在底层的乡间草民。他们生活艰辛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，只能从宝卷哪里获得精神慰藉和文化滋养。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，他们以自己的天才和智慧，创造了具有草根特质的艺术手法和审美特征。比如套化叙事。从人物命运、故事情节到生活场景，叙事方式是一套一套的，既便于记忆、流转，也利于创作、改编，给一故事梗概，便能编出新宝卷。再比如，他们不了解，也不理会作家文学的历史真实、生活真实、艺术真实，公然宣称：“宝卷原是劝世文，劝劝经堂众善人。只要说得能好听，前朝后代总不论。”（《火龙王升天记·花灯卷》）大胆而率性地“胡编乱造”，明明隋唐才实行科举制，偏偏讲春秋时代的子路“来到鲁国山东地，孔子门下读经纶”，是为了赶考中状元。在大唐灵台县的灯会上，洋洋得意展现大明才子唐伯虎点秋香。正是这些文盲、半文盲的村夫农妇，将儒家天地人“三才之道”并行不悖、并育而不相害的人文精神，生动地演绎为天廷、人间、地府三界，在把人“神格化”的同时，将神“人格化”。在那亦真亦幻的世界里，坚守中华民族“大一统”的文化传统，连同佛神在内的各路神仙，神职封赠权统归道教最高神玉皇大帝。因而，民俗信仰成宝卷的灵魂，也是拙著《宝卷民俗》的精华和主体。“卑贱者最聪明”，他们的伟大创造衬托出高贵者的愚昧。千百年来，鲜有文字将“村歌俚语”的宝卷记载于正史、野稗。由此更显神异，令人生畏。

## 5

本书是笔者十年心血的结晶，标志着草根之路走出一片新天地，开辟人生新

境界。

笔者曾经说过，“人生恰似一座连绵起伏的山脉，主峰便是五十九岁，往后也可能奇峰突起，但按一般规律是逐渐低缓，直至消失在地平线上”。（《铁色年华》）也许命运之神眷顾，没让生命之峰“逐渐低缓”，而是将“可能”变为“现实”，花甲之年竟来个“奇峰突起”。不管他人怎么评价，窃以为这十年是我人生的又一座高峰！

新的十年即将开启，能不能再造“奇峰”姑且不论，但新的目标已然锁定：寻访活宝卷。追寻宝卷踪影，拓展草根之路，在行进间孕育新作。

古稀在望，不知老之将至。笔者依然壮心不已，殷殷以待未来。

人有期待，生命会变得充盈而富有活力。

2015-2-19

## 第一章 历史源流

穿越历史的云烟,眺望宝卷的来路,虽时而依稀,时而清晰,而源头却一目了然,早有定论:源于唐代佛教俗讲。

### 一、大唐遗韵

不知是偶然还是必然,两千多年前,印度和中国两大文明古国,几乎同时出现了两个伟大人物。公元前 565 年,佛教始祖释迦牟尼降临世间。14 年后,也就是公元前 551 年,儒教圣人孔子诞生。两者年龄相仿,共同肩负着为人类创造灿烂文化的历史使命。令人啧啧称奇的是,两位先哲所创之学,不但在中国的大地上异质相融,而且两个人在中国人心目中均拥有神圣的地位,一个为万世师表,一个是佛法无边的世尊。

两汉之际,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,“一个途径是通过中亚西域,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。这是一条最主要的道路,东来传法和西行求法的高僧常走的就是这一条路。”另一条途径是“从川滇路线和古身毒道及青衣道等处传入”。“再一条是海路,从广州直到扬州和现在江苏、山东一带沿海地区,随着航海客商的往来传入。”(白化文著《汉化佛教与佛寺》)可见,佛教传入中土,途径不止一个,人员亦不限于僧侣,是一种“民间的和平传教过程,如杜诗中描写的春雨,‘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’,故很难划定一条佛教进入中国的时间界线”。(牟钟鉴、张践著《中国宗教通史》)

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,与本土的儒家和道教文化自然差异甚殊,“最主要的差别是对于家、国持相反的态度。佛教主张弃家离国,破除人伦关系的樊篱,以求得超脱人间的苦难;儒家要齐家治国,以忠孝为基本道德,君臣大义、父子之情决不可废;道教虽然讲个人超度成仙,但将忠孝作为修道的戒条,对纲常名教持肯定

态度。”(牟钟鉴、张践著《中国宗教通史》)经数百年的融合、碰撞,三教合流,儒释道并存渐成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。经过对儒道文化的妥协、吸纳以及自身教义、哲理的创造、发展,佛教到唐达到极盛,形成了天台宗、律宗、净土宗、禅宗、密宗等中国式的佛教宗派,完成了由外来宗教到中国宗教的转变。

随着佛教组织、思想的蓬勃发展,本着立足社会、发展自身的需要,佛教必然要在民间开展传教活动。“向民间传播佛教知识的僧侣称为经师,他们主要通过转读、梵呗和唱导三种形式向民众讲述佛经的内容和思想。转读即诵读佛经,梵呗是将经文配上音节歌赞,唱导则是说唱结合,‘宣唱法理,开导众心’。转读和梵呗以原文为主,比较深奥,唱导则通俗易懂,开佛教俗歌风气之先。唱导迅速深入到平民百姓之中,并由此派生出变文之作。”(牟钟鉴、张践著《中国宗教通史》)

最初的变文主要是演唱佛经故事,它不仅深受民众的欢迎,而且成为中国文学从士大夫文学向民间文学转化的契机。“唐以前中国文学的体裁是单纯的,骈文是骈文,散文是散文,而变文则不同,它吸收了印度散韵重叠的表现方式,唱白并用,唱的部分用韵文,讲的部分用散文,诗文合体,雅俗共赏,引起了许多文士的模仿……从此开创了我国口语文学和后世白话文的先河。”(牟钟鉴、张践著《中国宗教通史》)

那个史称“大唐”、“盛唐”的朝代真让人叹服,以李白、杜甫、韩愈、柳宗元等为代表的旷古奇才将诗歌、古文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,从而使中国文人文学发展到光辉灿烂的顶峰。与此同时,民间无数不知名的作者也创造出各种通俗文学的新样式,且异常繁荣、活跃,不仅有专门的表演场所,而且有专门的演出艺人。晚唐诗人吉师老《看蜀女转〈昭君变〉》一诗,生动传神地描绘了一个蜀中女艺人转动画卷说唱《王昭君变文》时的动人情景:

妖姬未著石榴裙,自道家连绵水渍。  
檀口解知千载事,清词堪叹九秋文。  
翠眉颦处楚边月,画卷开时塞外云。  
说尽绮罗当日恨,昭君传意向文君。

这些无名的民间艺人和民间作者劳动的艺术成果,如同涓涓细流,逐步汇合成奔腾澎湃的江河。

这条发端于唐的河流,分两条支流奔向宋代,一条继续承载弘扬佛法的重任,由僧尼在寺庙讲唱,称之为“说经”;一条则洋溢着文艺气息,由民间艺人带进北宋的京都皇城——汴梁。

宋代寺院经济相当发达,不但拥有大量田产,而且还出租空房,经营当铺、磨

### 三茅降生

相府九载生三子  
总是天星下凡来

应化童子转世叫金福  
武曲星临凡叫金坤  
文曲星投胎叫金乾



图1 三茅降生

坊、商店，收入颇丰，加之僧人享受免役特权，许多高层僧侣的生活显得十分阔绰。寺院经济的发展加剧了僧侣地主集团和世俗地主集团的矛盾，故北宋各朝排佛之议不绝。更有甚者，宋徽宗赵佶是个狂热的道教徒，朝野上下，崇道排佛情绪急剧升温，一度禁止僧尼向信众说经，寺庙讲唱日渐衰退。与其形成强烈反差的是，勾栏瓦肆“有人模拟着和尚们的讲唱文学，而有所谓‘诸宫调’、‘小说’、‘讲史’等等的讲唱的东西出现”，且十分活跃、异常红火，如丰沛之水，浸漫京成。随着禁令的松弛，不甘寂寞的佛门弟子重振旧业，“但在庙宇里还是不能开讲，于是和尚们也便出现于瓦子的讲唱场中了。这时有所谓‘说经’的，有所谓‘说诨经’的，有所谓‘说参请’的，均是佛门子弟们为之”。

吴自牧《梦粱录》(卷二十)云：

谈经者，谓演说佛书，说参请者，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。……又有说诨经者。

——郑振铎著《中国俗文学史》

一边是民间艺人的“诸宫调”、“小说”、“讲史”；一边是佛门弟子的“说经”、“说